

符號學與認知學習、科際整合、 教育研究的關係

曾月紅

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系副教授

故事：

我在寫有關語文博士論文時，常遭遇到瓶頸，因常有很大的挫折與壓力，向人訴苦往往成爲一發洩的工具。因此常常打電話給我當時也在美國唸書的弟弟，有一次向他狠狠抱怨一陣子後，我弟弟緊張兮兮想幫我解決問題，他寄了一本同學的論文，希望我能得到一些靈感，突破難關。我收到包裹之後，打開一看，朋友的論文題目是：“Modeling an Impact for Urban Water Demand.”（都市供水量的模式）我真的啼笑皆非，至今我還不知道我可以得到什麼心得。除了弟弟我也不放過任何一個人，我也向媽媽訴苦一番，我媽媽說：“月紅，你就是沒有很多報紙，若你看很多報紙，有很多知識，你論文就可很快完成了”。

如果我的博士是符號的話，我弟弟和媽媽正對這個符號下不同定義。在此，我所指的符號學是記號學（semiotics）。以下將簡述記號學、記號學與行爲主義之比較、記號學與科際整合之關係、教學方法之改進、教育研究。

記號學簡介

記號學是研究符號（Sign）所代表的意義。但記號學因爲研究範圍不同，而有不同學派。就研究的範圍來說，有人研究周遭環境符號所代表的意義。換句話說，探討文化和詮釋的互動關係。例如說：一幅藝術作品、一幢建築物所代表的意義（meaning），或者是從美國住屋建築格局中，探討美國家庭關係。這種學派代表的人物是巴斯（Roland Barth）。另一種學派則是研究人類認知符號的過程。這其中又分爲各種學派例如索須（Sassure）、波爾斯（Peirce）和艾可（Eco），我今天只提波爾斯（Charles Sander Peirce）和艾可（Umberto Eco）。Peirce是十九世紀末、初的美國哲學家，他的理論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受到重視。他提到認知學習的模式如下：

Sign（符號）

△

Object Select

（主體） （選擇的意義）

Peirce的理論重點如下：

1.人與環境交相互動而對符號產生意義與詮釋。符號是一個社會產物，爲了使信息

暢行無阻，同一社會的人必須對相同符號產生共識，因此符號必須是集體的創作。符號使用的目的是與人溝通，互換訊息，因此任何一個使用符號的行為都是社會互動的過程。

2.雖然詮釋是受社會制約，相同環境對符號會產生一些共識。但是詮釋是因人而異，每個人皆因自己經驗不同，而做不同詮釋。我剛開始舉例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。我弟弟常與他的朋友接觸，由他朋友中得知論文的定義，因此就應用在我身上，我媽媽看報紙，因此就用此經驗於我身上。另舉一例，我們對「樹」有共識否則我們無法與人溝通、或談「樹」。但對「樹」這個符號的理念是因人而異，小孩子可能想成樹是可盪鞦韆，大人或許想成進口的木材，由於經驗不同，而產生不同定義。

3.我們永遠也無法看到真理（truth），我們只能看到符號（signs）。

Eco是特別強調社會對認知符號的影響。人的符號是社會產物，他又提倡閱讀是一種作者、讀者、本文（text）互動過程，這種打破了以本文為主的閱讀觀念。

以上所介紹的記號學與行為主義的認知理論有很大不同，簡述如下。

記號學與行為主義之比較

古典行為主義主張環境塑造人的認知行為，因此必須利用制約方式讓學習者學到新的而且正確的行為。所以人的認知是刺激反應聯結。學習就是模仿正確行為。目前的教育方式大都如此。例如：學生反應是模仿老師的文字，老師糾正學生的錯字，學生可學到正確的字。

1.這種刺激—反應聯結的教學方法否定了記號認知學習的實際動態，因為符號應用包含整個情境與個人背景。

2.刺激反應的終極目標就是達到一個正確的詮釋，行為主義有絕對，唯一的意義，而記號學認為人有各種不同的詮釋。

3.行為主義強調個人只是訊息的接收器，而沒有自主思考的能力。而記號學則認為每個人都對符號積極詮釋。

4.行為主義的認知學習是強調個人，而否定社會學習，更否定記號使用的社會層面。

記號學與科際整合的關係

記號學主張科際整合。我們用符號做為一種經驗的表徵，藉由符號，我們便可以溝通。我們最常用的符號是語文，而事實上符號包括各種不同符號系統，例如：音樂、美術、戲劇、舞蹈等。當Peirce講到sign是包含各種不同符號，而非只有語文。但語文之外的符號往往被忽略或者視為微不足道溝通工具，而事實上各種符號系統是相通而且是相輔相成，理由如下：

1.語文和其他符號系統一樣都有自成一套文法、意義與功用，也是表徵的工具。若你能熟悉一種或多種符號系統，將會對其他種有助益。

2.Harste、Woodward和Burke（1984）做的研究中發現三歲小孩子交替使用寫與畫來表達己意。他們已知道繪畫與語文同樣都是溝通工具。

3.每一符號系統交互使用各類不同知識。例如我在美國的同學研究小孩子繪畫，他們畫一個可吃的squash（如絲瓜狀），他們應用了各種不同、食物知識。我們畫靜物

要有數學知識（因為比例要用數學）和物理知識（例如光線）等。

4.想一想我們用語文表達時，是否常用其他符號幫助我們了解，形容房子—房子的樣子是否浮現在我們腦海。

教學方法之改進

記號學對教學方法有很大影響，主張：

1.人的認知學習與智慧始於對符號的不斷詮釋。老師的角色將會是一個提供學生一個詮釋機會的學習環境，而不是一個權威詮釋者（此種角色將扼殺學習的機會）。

2.提倡社會學習，讓同學有機會聽到不同詮釋。例如讓學生讀一篇文章，寫摘要再共同分享。或學生可以寫作文，然後再分享。

3.由於每個詮釋不同，因此重視每個人的詮釋，不要糾正學生詮釋。而這種不同個人詮釋提供了不同的觀點，促進學習。

4.應用多種符號系統於學習上。由於各種符號系統可以相輔相成，我們在學習時應使用不同符號系統，例如閱讀完後，用其他符號系統表達。在美國的時候，我們曾讀一篇文章，用不同符號系統表達。有人帶雕刻，有人畫畫。這不同符號系統帶來了對文本不同的詮釋、看法。

教育研究

記號學強調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是符號詮釋，因此研究者必須去了解詮釋以及詮釋過程。此種理論有幾個重點：

1.由於詮釋是因人而異。因此最好的了解方法是透過對話—就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共同研究。而研究的內容是過程而非結果。

2.研究本身及結果永遠也不是真理：符號定義是隨人而定，因此研究者並無法尋到真理。研究者不是要找一個真理，而是了解一個狀況。

3.語文研究的範圍是包括不同符號系統。

（曾副教授月紅為花蓮師院學院語教系副教授）

參考目錄：

Eco, Umberto. (1979). A Theory of Semiotics. Bloomington, Indiana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.

Harste, Jerome C., Virginia A. Woodward, and Carolyn L. Burke. (1984). Language Stories & Literacy Lessons. Portsmouth, New Hampshire: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.

Houser, Nathan and Christian Kloesel. (Eds.). (1992). The Essential Peirce: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(Vol. 1, 1867-1893). Bloomington, Indiana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.

Peirce, Charles S. (1991) In James Hoopes (Ed.). Peirce On Signs. Caphel Hill: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an Press.